

末日解剖

解剖师的妻子在丈夫42岁生日那天**神秘死亡**，解剖师不知所往。她是**自杀**还是被**谋杀**？他为何突然失踪？重案大队通过解剖师13岁女儿的种种**怪异**言行，顺藤摸瓜……

谢宗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末日解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日解剖 / 谢宗玉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438 - 5957 - 9

I. 末… II. 谢…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1017 号

末日解剖

谢宗玉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周 熠

装 帧 设 计: 罗志义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 / 32

印 张: 6.5

字 数: 160000

印 数: 1 - 1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957 - 9

定 价: 16.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题记：每一扇宅门背后，
都藏着
一朵诡笑。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以缅怀的方式忘却 / 001

一、生日迷云 / 005

苏芳回头看了王楚洁一眼，说：“我要送你父亲一个礼物。”镜子里苏芳的那张脸是虚幻的、苍白的，像一张又脆又薄的白纸。可一回头，那张脸顿时立体而生动起来，还邪邪的，带点恶作剧的味道。

二、案发现场 / 012

王家大门洞开。王楚洁正要一脚跨进家门，却被一个年轻的警察挡住了。王楚洁一下子火了，冲着他嚷道：“有病啊，为什么不让我进去?!”那警察毫无表情地说：“案发现场，无关人员都不准进!”

三、审讯盘问 / 016

“说说看，洁妹子，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张龙援终于败下阵来。他开口了，犀利的目光也变得柔和了，柔和中还带点友好和同情。这让刺猬似的王楚洁也软了下来。她委屈地说：“我什么



也没做，你们不能像审犯人那般对我……”

四、红酒魅惑 / 023

王泽荫只告诉苏芳他在公安局工作，至于工作性质，是属国家机密，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单纯的苏芳就信了，并且对自己身份神秘的男朋友充满近乎崇拜的敬意。

五、月光幻觉 / 029

目前，王楚洁还不清楚张龙援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就她个人的感觉，苏芳的死，应该跟王泽荫有关。

六、无名英雄 / 034

苏芳以前曾多次对外甜蜜而自豪地宣称，她的老公在为政府搞秘密工作。现在她的同事发现苏芳所谓的秘密工作，只不过是解剖尸体而已。

七、蛛丝马迹 / 042

从王家的布置来看，今天应该是一个美好而浪漫的日子。可结果怎么就出现了一死一逃呢？这是张龙援关心的问题，也是王楚洁无法解答的问题。

八、风云骤变 / 048

她的这种感觉和联想真让人莫名其妙。但她知道，这应该跟她十二岁时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有些关联。那年夏天，她看了一本有关腐尸的书，那里面的描写实在是太恶心了，让她当时就吐得一塌糊涂。后来她再不敢看这类书和相关图片了。

九、同人双面 / 056

这时张龙援才发现，王泽荫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他表面是他的同事、他的下属，而实质却是一个他完全不懂的人。

十、破镜难圆 / 065

领导决定以组织的名义劝苏芳和她的父母。一个好端端的家，可不能就这样毁了。特别是听了昨晚王楚洁演的这一出，领

导更加觉得事不宜迟。

十一、重重线索 / 076

电话盘问，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什么案子问什么话，什么人怎么问，什么情况又出什么招。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比审讯要难一百倍，懂吗？

十二、非常隔离 / 082

那天早晨，苏芳端着一大碗热腾腾的粥往餐厅走，王泽荫怕她烫着，就半路迎上来，准备接住她的碗。谁知他刚一接近她的手，苏芳就鬼似的惊叫一声，不等王泽荫端稳，她就把手抽走了。粥碗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苏芳又鬼似的叫了第二声。

十三、孤独飞鸟 / 087

那段日子，王楚洁和那些同她一样不想回家的同学就像城市上空的飞鸟，在街道上窜来窜去，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十四、神秘号码 / 094

肖雄其实是一个运气不错的人。这种不错，表现在他追查王泽荫电话号码的过程中。在王泽荫保存的所有电话号码中，还真有一个电话，让他兴趣陡增。

十五、暴怒恶行 / 103

跟随那一声震天吼，是一声稀里哗啦的破裂声。王泽荫举起他手中的碗，半点都没犹豫，朝地上砸去！

十六、扭曲真爱 / 109

小姐突然庄严说道：“王哥决不是凶手。我了解他。他爱他太太，他不会杀他太太的。我如果相信他是凶手，我就不会告诉你们这么多。”

十七、隐藏高手 / 116

宋子新说，现在他们虽然在一起，那仅仅只是一起工作，也

就是一起做手术，手术一结束，王泽荫往往立马走人。王泽荫在医院已经兼职四年。

十八、搜查结果 / 125

张龙援转而又去翻查苏芳的遗物。结果在琼瑶的小说《翦翦风》中，发现苏芳随手写了这么一句话：“日记并不能化解一个人的痛苦，反而会加深一个人的痛苦，我写了八本日记，可有什么用呢？”

十九、欣赏冷漠 / 130

苏芳不吐了，但在王泽荫的叙述中，苏芳却有了酒瘾。只要王泽荫在餐桌上“搬弄”过去的尸体，苏芳都要喝上那么几小杯。

二十、胡诌谎言 / 139

张龙援冷冷地一笑，根本不屑再与他争辩，如果是梦游杀人，她根本就甩不着负刑事责任。她王楚洁当然巴不得事实就是如此，这样母亲死了，至少可以让父亲存活。

二十一、离奇尸案 / 145

到了夏天，王楚洁正要穿背带裙的时候，医院太平间的女尸再次遭损。这次，年轻女尸中有的连手脚、躯干都被人切走了。重案大队的民警又全体总动员。

二十二、加紧排查 / 152

休息了一个晚上，张龙援重整旗鼓，决定再次围绕胜利广场做文章，这回他扩大了搜查范围，连胜利广场南边的居民区都没放过。

二十三、报复之伤 / 160

第二天，晚报在社会新闻版刊登了两则有关王家的新闻。一则是“记者遭打事件真相大白”。另一则是“一个法医家庭的变故”。虽然王楚洁、王泽荫、苏芳的名字都没出现在报纸上。但凡是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那报道是讲他们。

二十四、秘密惊现 / 167

巡防队员虽然不知道王泽荫住在哪里，但他偶尔有几次看到王泽荫的车子就停在马南街四十二号三幢前的坪内。

二十五、生命悲叹 / 177

王泽荫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嘀咕道：“我不要礼物，我不要礼物……”他的思维一直停留在苏芳死时那一刻，他的思维被那一刻的某种寒冷给冻住了。

二十六、尘埃落定 / 182

正在所有人不知如何安置神秘裸女的时候，萨其达姆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王泽荫是世界级的行为艺术大师，组合裸女是本世纪空前绝后、最具震撼力的行为艺术品！世界上任何一个行为艺术家与王泽荫比起来，都黯然失色！

书评：保持向生活发问的勇气 / 187

【楔子 以缅怀的方式忘却】

2009年夏天，王楚洁回到故乡。站在市声喧嚣的街头，望着艳阳下如织的车流和人流，王楚洁感到既茫然又沮丧。只几年时间，故乡就已变作了他乡。时间篡改了一切，这里似乎再没有人记得当年那个行事乖戾的女孩以及她家发生的那起离奇的死亡案件。

回到曾经生活过十几年的城市，就像进入了一个依稀的梦境，所有的事物都似隔着一层模糊的玻璃，它们依然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却再也不能唤醒应有的记忆，以致连王楚洁自己都有些怀疑，她是不是有一个过往的名字——王楚洁？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身份——解剖师的女儿？

两个月前，行为艺术大师萨其达姆发 E-mail 告诉王楚洁，她



父亲王泽荫已于2009年6月28日在法国巴黎的莫里科罗精神病医院去世。死时双目微闭，双腿弯曲，双臂互抱蜷在胸间，下颌抵着膝部，样子像子宫里的一个婴儿。其垂直身高只有1.52米，体重为31公斤，与以前那个身高1.79米、体重70公斤的结实汉子相比，已找不到半分相似的地方。更奇怪的是，他全身呈半透明状态，像一块中国玉，肉眼可以透过肌肤，看到他的内脏、骨骼、血管以及如细线一样逐渐停流的血液。

由于他的拒绝，死前他已有68天滴水未进，这远远超过了人类绝食的极限，这个数字已被世界吉尼斯纪录记录在档。在这之前，他分别有60天、58天、51天、44天等绝食记录，但先后都被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强行终止。2008年，他基本上是靠少量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水度过的。死时他已有154天没有排泄，86天处于半睡半醒状态，一动不动保持同一个姿势达103天之久。现在，他终于像一只吐完最后一根丝的蚕，死了。

在信中，对王泽荫的离世，萨其达姆表现出了极大的悲恸。他说王泽荫虽然只是名普通警察、一个精神病患者，但他比世界上同时代任何一名艺术家、思想家都要伟大！用中国话说，他这是“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他对“后现代人类”精神气质的影响将无法估量。他这不是离世，而是进入天堂。总有一天，世人将把他抬到应有的高度。

在信的最后，萨其达姆请求王楚洁同意让他把王泽荫琥珀般的遗体运往喜马拉雅山，与那个既神秘又美丽的裸女安放在一起，好让后世不畏艰难险阻的人们前去瞻仰、去膜拜。

随信一起寄过来的，还有王泽荫死前的一张裸照。正如萨其达姆所说，王楚洁已不能从这张照片上找到半点关于父亲的记忆。照片上的这个人，具备了新生儿和垂死者最基本的一些特征。年岁在他身上明显出现了错乱。

他看起来就像一粒蚕蛹，处在生与死的临界点。

一直以来，对萨其达姆近乎精神病式的莫名其妙的呓语，王楚





洁都半懂不懂。但有一点可以认定，萨其达姆也许是父亲王泽荫真正的知己。就冲这一点，几年前她说服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让萨其达姆将自己的精神病父亲带到法国治疗。

现在还冲这一点，她同意萨其达姆将父亲王泽荫送往喜马拉雅山。其实按她自己的意愿，她宁愿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后运回故乡，葬在龙山陵园母亲苏芳身边。

王泽荫的葬礼被萨其达姆这么一弄，成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蜷作一团的王泽荫安置在笼罩着圣洁光辉的裸女旁边。就像很多神祇都有奴仆一样，矮小透明的王泽荫蜷于美丽裸女的身边，似乎也成了她的奴仆、小兽。整个葬礼，法国和中国的卫星电视全程直播。各国的媒体蜂拥而来，人们甚嚣尘上的热情似乎要把喜马拉雅山的万年冰雪融化。

王楚洁躲在北方小城的一所大学里，不看有关父亲葬礼的任何新闻，不与任何人谈论喜马拉雅山事件。在这个清冷的北方小城居住有好些年了，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尘埃落定后，王楚洁突然回到阔别已久的沙水市。她也说不清此行的目的，缅怀和忘却似乎各占一半？

但缅怀也是为了告别。父亲王泽荫没死之前，她人虽然逃离了这里，但记忆和梦境却时不时就与这里的事物重叠，沙水一直是她内心绕不过的一道坎。现在父亲死了，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再回来一趟，把所有的记忆和梦境都抖落掉，再轻松上路。

但让王楚洁没想到的是，在她没有忘记沙水之前，沙水似乎早就把她给忘了。城市人的记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越来越留不下什么了。那些年她家发生的那些事，已在沙水找不到半点佐证。她想，如果父亲王泽荫真像疯子萨其达姆所夸赞的那么伟大，人们的遗忘速度又怎么会那么快呢？

既然如此，不如就让人们彻底忘记吧。返回沙水市的王楚洁在一家酒店订了房，没有跟任何人联系，甚至包括她的外公外婆。为了避免被小区的居民认出来，王楚洁选择深夜时分，悄悄潜回自己

曾经的家。

轻轻打开门，又轻轻掩上。站在空空荡荡的岑寂的客厅，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王楚洁的心头。婆婆的树影被路灯光从窗棂送到对面白色的墙壁上，像记忆中一束尘封的失去颜色的花朵，在摇曳的花朵中，母亲苏芳那甜美的笑容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浮泛上来……

湿漉漉的眼睛像被蒙了一层雾水，王楚洁抬起衣袖，擦了擦。她想，如果母亲苏芳的微笑能够始终保持在她八岁之前的样子，那该多好。但这怎么可能呢？无情的时间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它把所有的真相都像剥笋一样披露出来了，丝毫都不手软……

【一、生日迷云】

一个平淡无奇的早晨，王楚洁拽着书包，要去上学。苏芳背对着她，站在梳妆镜前。镜前的苏芳，对自己的头发很挑剔，似乎不希望有一丝乱发逃逸出来。她左手握着发束，迟迟不愿扎起。梳子一遍又一遍在光溜溜的头发上走过，左手合拢，又张开；合拢，又张开。眼睛看不到后脑勺，她只能凭感觉去抓拢那些逃逸的乱发。而其实她的头发已经很整齐了。王楚洁动了动嘴唇，却什么话也没说。最后望着她，把头发扎成了一个很好看的髻。

“你父亲今天生日，放了学早点回来。”镜子里的苏芳看着女儿要出门，这么对她说了一句。

这话让王楚洁感到很奇怪，母亲已经好几年不记家人的生日



了，连她自己的生日都不记。今天早晨怎么突然关心起王泽荫的生日了？“怎么？”她问。

苏芳回头看了王楚洁一眼，说：“我要送你父亲一个礼物。”镜子里苏芳的那张脸是虚幻的、苍白的，像一张又脆又薄的白纸。可一回头，那张脸顿时立体而生动起来，还邪邪的，带点恶作剧的味道。

王楚洁漫不经心应了一句：“知道了。”心里却想：哼，又要与王泽荫斗法？我才懒得理你们。这些年来王楚洁早已习惯不按任何人的吩咐行事。如果没人吩咐，她也许还能循规蹈矩，一旦有人要求她怎么做，她的所作所为必定跟别人的要求截然相反。这么做，她并不是要获得一种对抗的快乐，快乐对她来说，俯拾即是，她不需要靠对抗获得快乐。一个小孩如果靠对抗来获得快乐，那是一件挺冒险的事。她这么做，几乎不受大脑控制，像一种潜意识，或者说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好在她身边的人早已适应了她这种习性。

在王楚洁看来，椿树中学所有给她授课的老师都是白痴，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可以不厌其烦地讲上几十分钟，连天花板上的苍蝇和窗外的麻雀都听懂了，他们还要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王楚洁一犯困，把头往桌上一歪，就睡着了。醒来后，抹了一把嘴角的口水，再把头一歪，又睡着了。这样左右轮换，把头接连歪几次，就过了上午、中午、下午，最后到了放学时间。

老师有时也会骂她几句，甚至拿粉笔砸她，但砸醒了没多一会儿，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才写一行字，她又睡着了。老师有时也罚她，让她站到教室外的走廊去。她背起书包，就上街逛去了。好在，尽管这样，她的成绩也不坏，属中上，她并没拉班上的后腿。再说除了睡，她在课堂也没有骚扰他人的恶习。班主任和授课老师基本上还算容忍她。

这天放学铃刚响，王楚洁双手往桌上一拍，把那颗昏睡的头颅弹起来，人顿时龙马精神，焕然一新。她抓起书包，火急火燎地往





外跑。一边跑，一边想：哎呀，夏日晕晕，睡觉正好！时间可真快啊，快得真像书里说的，像一匹小白马通过一条小细缝……

喂喂？一匹白马能穿过一条隙缝吗？怎么没给卡着？也许卡着的时候，自己正在做白日梦吧？这么一想，她的嘴角就浮现一朵笑花。

把笑花收拢时，王楚洁突然发现好端端的椿树路上，突然多了一个巨大的洞。这个洞在她来学校之前是没有的，现在却有了。而挖这样的一个巨洞，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洞的存在让她突然觉得今天其实跟往常一样漫长。漫长得像一匹白马使出吃奶的劲要从隙缝中挣脱出来一样。但除非它像大侠张无忌那样学了《易筋经》，可以把关节随便移位错开，否则花再长的时间，它也挣脱不出来。

王楚洁走向前，打量这口深洞。洞口就像一张要说话的巨嘴。这让王楚洁有一个错觉，仿佛椿树路上这时所有的噪音都是这张嘴巴制造出来的。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对奇怪的感觉王楚洁往往倍加珍惜。她拿起来一块混凝土，朝洞里扔去。洞底在涌白水，偶尔还涌黄浆，像嘴巴说话时牙齿和舌头的协调配合。泥块落进去，没有什么反应。

她冲着深洞猛叫一声，心尖儿兀自一颤。由于把头埋得太低，深洞将她的全部目光都吸附进去了。深洞一下子成了她整个白天的一个梦魇。王楚洁这才想起，今天在课堂上她似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父亲王泽荫在她的梦里似乎死去了？似乎有很多嘈杂的人声像蜜蜂一样架着她在云端飘游？似乎还有很多张看不真切的脸在她脑海中晃动？

一个骑单车的男孩悄悄地从她身边溜过去了。他好像在躲避王楚洁。偏偏王楚洁有心电感应似的，一回头，就看见他了。要搁在昨天，王楚洁就会放他过去。可今天，她叫住了他。今天是王泽荫的生日，又不是我生日，我干嘛那么早回家？她想。

“你叫我吗？”被王楚洁叫住的人是初三甲班的刘聪龙。



“怎么，见了本姑奶奶，还想开溜？”

“谁溜了？我根本就没看见你，你在这里看什么？”刘聪龙有点不好意思。

“没什么，一张嘴巴对另一张嘴巴。”王楚洁不想跟他计较。

刘聪龙躲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上上周他带王楚洁去他家看黄片，看着看着，他就对她动手动脚。可犹犹豫豫的，一点也没有片子里的男人那么野粗。他的手像两根柔软的缠藤，慢吞吞地靠上王楚洁的手臂、肩膀、小腰。弄得她全身痒痒的，想笑。她猛地叫一声：“刘！你他妈的找死啊？！”说罢掀开小刘同学的咸猪脚，拉开他家的门，头也不回地走了。随后的一周，王楚洁每次见到他，他都是灰头灰脑没精打采的，一副死鱼样。

“你说什么，你说的话我老听不懂。”刘聪龙搔着头问。

“谁叫你们老师都是白痴。”

“喂，鬼脚魔女，别以为嘴巴厉害，就老欺负人。没事我先走了。”刘聪龙有点生气了。他喊了王楚洁的诨号。

“你老师是白痴，并不代表你也是白痴呀。我想跟你打个赌。”

“打什么赌？”

“知道宏生大厦六楼那个精品书屋吗？”

“嗯。去过一次。”刘聪龙侧着头看着她，对她的赌似乎来了兴趣。

“那里有本杂志叫《时尚前沿》。每期杂志的封面都贴着一个安全套，你敢把它撕下来吗？”

刘聪龙愣了一下，颇有些踌躇。抬头望着王楚洁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突然恼道：“有什么不敢？我撕下来了，你赌什么？”

王楚洁笑吟吟地说：“那姑奶奶今天就跟你走啰。”

刘聪龙一听，满脸通红，激动说道：“你若骗人呢？”

“骗你不是人。”

刘聪龙冷笑一声说：“你才不是人。”

王楚洁笑道：“好好，我若骗你，不得好死。”